

Artist from MARS

魏立剛的前衛書法

文 | AY 圖 | 藝倡畫廊

「我是火星上，不是地球上，但是我出生到地球上。」地球人說：書法就是這樣，你不能想開來。但我根本不管你，我要回家，回火星去。為什麼一個人勇往直前呢？因為他樂此不疲，他靜心於這些不被框架所限的創意。」魏立剛是中國新水墨、抽象派書法的先驅人物。

魏立剛的書法藝術，嘗試走出傳統的範疇，探索、解構並重組中國字體，以中國傳統書法為本，融合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，創立了金墨大紅、魏氏濃漿，顛覆傳統水墨、書法。有人認為魏氏的作品像美國抽象表現大師波洛克，但他認為自己更像布萊斯·馬歇（Brice Marden）。馬歇在線條上的肆意奔放，跟魏立剛的抽象書法中的情感澎湃，都帶來相似的視覺震撼，而更有趣的還是魏氏的背景。他少年精數學和物理，畢業後進開大學數學系，求學期間對書法着迷，師從津門名家李鶴年，數學啟發法藝術，看來馬牛不相及，但魏立剛看到當中的共通之處。



上 魏青雲魏立剛與魏靜雲與魏立剛與金墨大紅的合影。
下 魏立剛與魏靜雲「魏立剛與魏立剛一家」合影，前4月18日，魏立剛與魏靜雲。

父親與傅山的觸動

「其實我這些抽象畫，它是很比的精確，就跟音樂一樣，為什麼只多芬這首曲4分37秒就結束，它為什麼沒有4分38秒，因為它很精確，很準確。情緒到這個時候就要停住。抽象繪畫是無比的精確，跟數學一樣精確。」在數學的公式背後，魏氏宇宙萬物的真理，充滿詩意。魏立剛所擅在情緒上的精確，大抵就是被觸動的時刻，是不偏不倚沒有偏差，既控制不來，也沒有任何保留的餘地。「2007、08年我父親突然去世，我一個人很悲哀，那裏想到了美國畫家懷特，懷特的畫風就是在他父親去世後，受到重大打擊，從此畫風有很大的改變。我想父親去世能夠作為我帶來什麼變化？當時很憂鬱不出房門，學生來探望我，並帶來傅山的畫冊。我在北京這麼多年，從沒認真地看過傅山的畫，那次認真地看了。後來天黑時，在家裡突然有一個想法，我把草書的四邊都寫出去，超過那條框，像要衝出去，然後每個字之間互相擠壓，把字一個一個弄成一團，這就是金墨大紅的來源。」

傅山是明末清初的書法家及哲學家，學識淵博，終生希望能反清復明，寧死也不向清朝屈服。傅山的作品以草書最為人所稱許，風格自然流暢、隨心所欲，沒有傳統的囿。魏立剛也沒有接受過正統的藝術訓練，他的抽象書法風格是奔放的，《魏氏觀劇》及《金文》兩幅作品更有自由不羈的味道。父親離世帶來的憂鬱，加上傅山的啟發，魏立剛作品中的豪邁一發不可收拾。

「因為已經有不同的大師，做抽象的繪畫做了很多年。我想找尋各種新形式。另外，傅山的主要特徵就是豪放，而他的豪放不是我們所見很標準的形態，是怪怪的，好像這個地方突然有一個缺口，像缺了一塊。傅山提出了「四率四毋」，就是「率拙毋巧，率簡毋繁，率直毋妄，率真毋偽」。書法寫得妙、寫得瀟灑，他就反對，更高得醜。」

直率與直前的突破

就是那種直率、勇往直前，造就了魏立剛在前衛書法上的地位。1985年他大學畢業後，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市教職，本來可以安守教師的本分，他又按不住對書法的熱情，請求學校讓他兼教書法，就是在這期間學習傅山的書法。1990年更辭掉教職，跑到北京圓明園藝術村當全職藝術家，專心在書法、文字上努力探索突破，把漢字解構、顛覆。「我一路以來發展很順利，遇到困難時候還是年輕，當時那勇氣不能被打破，然後作品被接受、被讚好，就變成標準，所有人都得聽我。我志大，這度的充滿信心，不會有困難，勇敢前進的人他實際上是更悲涼，更比其他的人還低落，為什麼我只有探討結構，因為只有攀這個大山，便愈見得深，這個山是沒有底的。」

魏立剛的大山，就是中國書法及文字。除了把西方抽象表現主義帶進作品中之外，他更用顏色，豐富了原來只有黑白的水墨世界。他的作品除了墨之外，用了很多金色以及大紅大紫，像「書曲龍門客棧」及「孔雀」系列：「用色影響各方面都有。第一個是用墨，濃淡墨色，然後用顏色去到什麼程度呢？就像胡安·米羅，他就是用線、圓圈，在空格裡頭填一個全色，簡單的用色，然後有黑線圍繞。我大概都是這樣的開始。黑白，就跟美女穿一身黑，你只要配一個顏色的東西，馬上熱起來，那種玄妙、深奧，變得假面目。」

不單在用上色，在物料上魏立剛也突破了傳統書法的限制，他將克力克（丙稀顏料）加入書法水墨中，營造質感。「中國有這麼多人在搞書法，當中大部分仍然在搞那種經典、單色的書法，所以我就不擔心亂搞亂來。我加進克力克，營造顏色和肌理，顏色和肌理有墨水不能替代的優點，說就我加了優點進去，這樣從多個角度及方向的探索，只會構



魏立剛《孔一視》，紙上墨彩墨彩，136X69 cm，2014。

成成功，干擾不了傳統。因為先鋒只有個別的人，反過來那些固守傳統規則的人，開始是質疑你，或者是罵你，但你做好那一天對他他是個反對的劑劑。可能他堅持用墨，但在精神上對他也是一種原始的觸動。」

魏立剛認為自己的作品是繪畫還是書法，他流露出如火星一般的自信說：「早期我是非常清楚，在我的手裡還是傳統書法。譬如說要參加一個書法展覽，我就做像書法一樣的作品。但是後來我不管它了，我只想做它並全力以赴。不管它是不是書法；是不是繪畫；是不是平面；是不是立體。我就是全力去創造一種世界上從來未有的方式。」

